

南史



列傳第五

南史十五

李延壽撰

劉穆之

曾孫祥從子秀之

徐美之

從孫湛之孝嗣孫君蒨

湛之孫孝嗣

傅亮

族兄隆

檀道濟

兄韶弟祗

韶孫珪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夾船既而至一山山

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尅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爲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重

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僞如廁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

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爲守蕃將邪劉孟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阻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六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

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帝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旣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旣足有所包其勢

亦偉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護軍司馬加丹陽尹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

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

居東城穆之內摠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
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
室目覽詞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
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巨時未嘗
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
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
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
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
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

一豪負公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
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
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
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軍府
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
子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天
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
追遠故司勳執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
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

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
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
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
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贊盛化緝隆聖世忠
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
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
外虞旣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
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讜言
嘉謀溢于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

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
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
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
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
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
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
身後大賚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
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
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帝受

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
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
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
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
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
節嗜酒食不脩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
不以爲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
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

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
此妻復截髮市殺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
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
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
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拌貯檳榔一斛
以進之元嘉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
詔致祭奠所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
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
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爲

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因數孫皓歌荅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鰓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嗽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

爵以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不脩削爵爲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以泥洹輦送葬爲有司奏事寢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爲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况不偷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

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卒謚曰恭
子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爲南徐州以瑀爲別駕
瑀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
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以瑀與
之款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
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
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
不啓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邁廣州瑀性使氣
尚人後爲御史中丞世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

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
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
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
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
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
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驎羅
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荅
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
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人不入當出安能

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後爲吳興太守侍中何偃當案之二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族叔秀之爲丹楊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懼躍

叫呼亦卒謚曰剛

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敞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踈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

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其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感不歡宴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修

復雍部由是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
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
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
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
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元凶
弒逆秀之即日起兵求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
宣不許事寧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百八十
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
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並都下

貧子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
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徵兵於
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
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聽事
上宴聽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
試以栗遙擲柱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
入焉其言遂驗時賒買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
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用遷尚書右
僕射時定制令隸人殺長吏科議者謂會赦宜

以徒論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人殺官長之旨
若遇赦但止徒論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
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
尚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後爲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
謚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
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疋
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齊時以爲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

父祚之上虞令羨之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與
宋武帝同府深相親結武帝北伐稍遷太尉左
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之帝議北伐朝士多諫
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今二方已
平拓地萬里唯有小恙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
輕豫其議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
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爲丹陽尹摠知
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尚書僕射義熙十四
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癘病

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理之爲道扶姑雙女所告
周棄市美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
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毋之
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
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即位封南昌縣公
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美之起自布衣又
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
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
碁觀戲常若未解當世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

嘗言徐公曉萬事安思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
亮晦才學辯博美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
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學問爲長武帝不豫
加班劍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
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
美之亮率衆宮內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美之等
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不任四海乃先
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
敗應修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檀道

濟以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入朝告
之謀既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美之
不許及文帝即位改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
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如先二公權
說元嘉二年美之與傅亮歸政三奏乃見許美
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惠吳興
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
任三年正月帝以美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醜毒
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美之至西門外時

謝晦弟暉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異處
分亮馳報美之美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
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年六十三美之初
不應召上遣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
及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初美之年少時嘗
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美之拜此人曰汝有
貴相而有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
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美之隨親之縣住
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

雞犬亦盡唯美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爲
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
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
關將入彗星辰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
殿東鴟尾鳴喚竟以凶終美之兄欽之位秘書
監欽之子佩之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
寵任爲丹陽尹景平初以美之知權頗豫政事
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黨
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

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美之意欲
令作詔誅之亮曰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
相殘戮佩之等乃止美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
免官而已其冬佩之謀反事發被誅佩之弟達
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爲彭城沛二郡太
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達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
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鋒待尅當
即授荊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
湛之字孝源幼孤爲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

恭寢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胤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聞元嘉中以爲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祕書監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摠攝六宮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

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

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稔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噐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無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

棊官至祕書監湛之後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二十二年范曄等謀反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款辭所連有司以湛之關豫逆黨事起積歲末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上不許湛之詣闕上疏請罪以爲初通其謀爲誘引之辭曄等並見怨咎規相禍陷又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慙懃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拒塞以

爲怨憤所至不足爲虞便以開啓懼成虛妄非
爲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
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宜達
陛下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蕃禁優簡親理咸通
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
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顧
惟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
啓臣雖駑下情匪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劔
爲易而覲然視息恐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

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恥方來貪及視息少
自披訴乞蒙隨放伏待鈇鑕上優詔不許二十
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爲南兗州刺
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
脩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
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
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
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
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入爲丹陽尹領太

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至瓜步湛之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等執子也湛之以爲廟筭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愬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竝免官詔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爲令而以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文帝任沈

演之庾仲文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瑀之自曄誅仲文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疾湛之輒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劾賜濬死而孝武無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被愛而鑠妃即湛之妹湛之勸上立之徵鑠自壽陽入朝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議又不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劾入殺之

且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孝武即位追贈司空謚曰忠烈公子聿之爲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齊文而繼世明甚之於世之備上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筭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乞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

泰始中以登殿不著鞋爲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昇明中爲齊高帝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議參軍齊建元初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彥回相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

與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
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
狀也在郡有能名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
書其年敕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
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
之南復爲離宮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
也孝嗣荅曰繞黃山欵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
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
甚善之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

臺閣事多以委之武帝崩遺詔以爲尚書右僕
射隆昌元年爲丹陽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
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替即還家
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
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帝大悅時
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
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
射明帝即位進爵爲公給班劔二十人加兵百
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

晏並臨軒拜授時王晏爲令人情物望不及孝
嗣晏誅轉尚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
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初在率府書臥
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
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四年即本號
開府儀同三司讓不受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
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
及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
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

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充誅內懷憂恐然未嘗
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慄慄遑惑見孝嗣入官乃
安然羣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
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爲應
四五目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位司
空固讓求解丹楊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
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
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于
戈理須少主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

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
其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
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
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
乃下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蟬冕剥
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長子演尚齊
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况尚
明帝女山陰公主並拜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
之誅衆人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温仁奔赴以

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復故封使故吏
吳興丘叡筮之當傳幾世叡曰恐不終尊身孝
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決之中興
元年和帝贈孝嗣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
增班劍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曰文忠改封餘
干縣公子緄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軍謚頃
子

緄子君倩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
無不對善弦歌爲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

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翫次於弘也君倩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倩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倩文冠一府特有輕艷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常造瑗見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無怙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迪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贈太常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宋

武帝以其久直之勤勞欲以爲東陽郡先以語
迪大喜告亮亮不荅即馳見武帝陳不樂出帝
笑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以爲太
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
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
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篡篡鼎
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王室今年時衰暮欲
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
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

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
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
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帝入輔永初元
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
詔命以亮任揔國權聽於省見客神獸門外每
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
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
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
人位至秘書監二年加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

與徐羨之謝晦竝受顧命給班劔二十人少帝
即位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
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
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下引
見亮哭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
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霑背
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及至都
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
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即位加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即爲左
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
將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
病暫還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
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初至廣莫門上亦
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
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
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
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兄迪每深誡焉而不能

從及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
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
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一篇有悔懼
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
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隆字伯祚亮族兄也曾祖晞司徒屬父祖並早
卒隆少孤貧有學行義熙初年四十爲孟昶建
威參軍累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總服
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元嘉初爲御史中丞

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人黃
初妻趙持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
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
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
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言三世
爲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讎祖之義向使
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錐不與二祖同戴
天日則石碛稅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
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

避王莽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
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
也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
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
終身稱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絕事
理然也從之出爲義興太守有能名拜左戶尚
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
轉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表
上五十二事後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手

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
禮奉兄姊以和謹稱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
祗等從平京城俱參武帝建武將軍事累遷太
尉參軍封作唐縣男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
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
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
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
長安平以爲琅邪內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

封永修縣公位丹陽尹護軍將軍武帝不豫給班劔二十人出爲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徐美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真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即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每構美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將誅徐美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

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美之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美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

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
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
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
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
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
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
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
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
不尅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

之以襍鬼還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
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
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
也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
政慮道濟爲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
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
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勲道家所
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巳間十三年
春將遣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鷓鴣集船悲鳴會

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
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
混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時
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
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
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
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
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

仁曰誰可繼道濟荅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
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
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
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
在豈至此帝曰而今子致此後復不許繼戰則
詔字令孫以桓玄功封邑丘縣侯從征廣固率
所領先登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
陽縣後拜江州刺史以罪免詔嗜酒貪橫所莅
無政績上嘉其合門從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

見寵授卒子臻字係宗位員外郎臻子珪
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爲吏部尚
書以珪爲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不得
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
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遂不荷潤蟬腹
龜腸爲日已久飢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
誰爲落毛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
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
南譙王妃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僕

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皆不殊絕今通塞
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爲爾見苦僧虔報書
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
右耳乃用爲安成郡丞

祇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
侯歷位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
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
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聽事祇被射傷股語左
右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

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爲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爲領軍，祇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療，其年卒于廣陵。謚曰威侯。傳嗣至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晉網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紊章，歸于平道，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爲乎！其配饗清廟，豈徒然也。若夫怙才驕物，公旦其猶病諸，而以劉稭居之，斯亡亦爲幸。

焉秀之行，已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傳二公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爲期。及至處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旣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効也。道濟始因錄用，故得忘瑕。晚困大名，以至顛覆。韶祇克傳胤嗣，其木鴈之間乎。

京師論歸其本無之間乎

或因起用姑幹法難強困太公以至於顛覆隋祚

持以規國且以厥良又受其禍其校也首齊

王對為齊之傾羨異於世燕之表備詞對不來

大封麻官其卒與之南封王非中露之表亦以

或對文當費主之出南始對時對所樂痛良

或本願其法如天而西再固當其誠為慎又至

列傳第五 南史十五 將對二公

列傳第六 南史十六 帝其

曰慈惠主孟新也贈徐李 延壽 晉南齊撰

人為慈王鎮惡 朱齡石 弟超石

果幽宋毛脩之 孫惠素 傳弘之 天門 齊謝豐合

蕭子其朱脩之 軍國大王玄謨 子瞻 從弟玄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

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

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

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

三而苻氏敗寓食鼃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
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
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
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荊州頗讀
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從橫善
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爲天門郡臨澧令
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
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賊
曹拒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

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及
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
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兗州上毅
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
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
岸上豎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
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
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
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

南史列傳卷六
軍人荅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
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
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人城便因風放火燒
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
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
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
兄弟中表親親且鬪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
離懈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
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

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從大城東門
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
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
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爲鎮西諮議行龍驤將
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
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
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尅誓不
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
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柏谷塢進次崑

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
鼃池令方軌徑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
督人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武帝與鎮
惡等期若尅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旣而鎮
惡等至潼關爲僞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
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
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
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
惡旣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將軍姚讚代紹

守嶮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大軍夾潼
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
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
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
不驚以爲神鎮惡旣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
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
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
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
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

南史及俱卷六
四
於灞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
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
異邪時關中豐人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
可勝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鎮惡藏
姚泓僞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剔取飾輦
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弟二子桂陽公
義真爲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
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
之任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逼北地義真遣中

兵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因堡
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
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
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猛之
相苻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
爲首時論者深憚之田子曉柳之捷威震三輔
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
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
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

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與田子俱會
傳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并兄基弟
鴻遵深從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真義真
率王智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
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是歲義熙
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
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傳國至曾孫
叡齊受禪國除

朱齡石字伯兒沛國沛人也世爲將伯父憲及

斌並爲西中郎袁真將佐桓温伐真於壽陽真
以憲兄弟潜通温並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温壽
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温怒將斬之温弟
冲請得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位西陽
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而死齡石少好武不
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事翦
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縣擲之相去八九尺
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
石伺眠密割之即死武帝尅京城以爲建武參

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
兵刃相向乞在軍後帝義而許之以爲鎮軍參
軍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爲劫郡縣畏不能
討齡石至縣僞與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彊乃出
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部
得清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帝甚親
委之平盧循有功爲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徙益
州刺史爲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
劉敬宣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

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
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
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
竒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
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
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於
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
武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
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摸夾水爲

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七月齡石率劉鍾蒯
恩等於北城斬侯暉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
道福別軍譙縱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并
獲道福斬于軍門帝之伐蜀將謀元帥乃舉齡
石眾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論者甚眾
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
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戰尅捷眾
咸服帝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
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爲雍州

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義真乃發
真敗于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傳國至孫
齊受禪國除

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
牘桓謙爲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爲武帝徐州
主簿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義熙十二年北
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
漂度北岸者輒爲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隊主
丁旡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爲却月陣

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長白旄魏軍不解其意並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旄既舉超石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內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并千餘張稍乃斷稍三四尺以槌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尅蒲坂

以超石爲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沒赫連勃勃見殺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脩之仕桓玄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欲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柵洲脩之力也宋武帝以爲鎮軍諮議遷右衛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父伯並在蜀帝欲引爲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

爲譙縱所殺帝表脩之爲龍驤將軍配兵遣奔
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言狀帝乃
令冠軍將軍劉敬宣伐蜀無功而退譙縱由此
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並得還後劉毅
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南郡太守脩之雖爲
毅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見宥時遣朱齡石
伐蜀脩之固求行帝慮脩之至蜀多所誅殺且
土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脩之
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

馬並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洛
陽脩立城壘武帝至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
時評直二千萬王鎮惡死脩之代爲安西司馬
桂陽公義真敗爲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
入魏脩之在洛敬事高高道士寇謙之謙之爲
魏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脩之嘗爲羊羹
薦魏尚書尚書以爲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爲
大官令被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
官令常如故後朱脩之俘于魏亦見寵脩之問

朱脩之南國當權者爲誰荅曰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之日便當巾鞞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脩之具荅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脩之勸魏侵邊并教以南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脩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身遂死於魏故當孫惠素仕齊爲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脩母所住處牀帳屏帷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惠素吏才彊濟而臨事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讒惠素納利武帝怒敕尚書評價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誅死後家徒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土寄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廢靈州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

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祇晉司徒後封靈州
公不欲封本縣故祇一門還屬泥陽曾祖暢秘
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石氏亂度
江洪生梁州刺史韶韶生弘之少儻有大志
歷位太尉行參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
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弘之素習騎乘於
姚泓馳道內戲馬甚有姿制羌胡觀者數千並
歎稱善留爲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史及義
真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
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不爲之屈時天
大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
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湛益州刺史脩之初爲
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
曰卿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爲王弘
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
彥之自河南回脩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
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脩之被圍旣久母常悲

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毋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尅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爲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脩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及太武伐馮弘脩之及同没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脩之懷明懼禍同奔馮弘不見禮停一年會宋使至脩之名位素顯傳

詔見便拜彼國敬傳詔呼爲天子邊人見傳詔致敬乃始禮之時魏屢伐黃龍弘遣使求救脩之乃使傳詔說而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舫柁折風猛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正海師視上有飛鳥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及至以爲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政在寬簡士庶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雍土時飢脩之僞與之同既而遣使陳情於孝武孝武嘉之以爲荊州

刺史加都督義宣乃聞脩之不同更以魯秀爲
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
前乃退脩之率衆向江陵竺超已執義宣脩之
至於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立身清約
百城貺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
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
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
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潤薄於恩情姊
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貴爲刺史未曾供贍往

姊家姊爲設菜羹麤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
家好食進之致飽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
史攜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脩
之後拜左戶尚書領軍將軍至建鄴牛奔墜車
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
大夫脚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持卒謚貞侯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
守繇竺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
仍爲新興鴈門太守其自序云爾祖宰仕慕容

氏爲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
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
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帝臨徐州辟爲
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荊州請爲南
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
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
每陳北侵之謀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
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
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

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
北侵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
軍蕭斌節度軍至碣磔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
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鞞動天
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仗所
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
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
地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
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

南史及傳卷六 十五
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
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
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
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
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
既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
唱停刑遣代守碯礮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
以碯礮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
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

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創將非金印之
徵邪元凶弒立以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伐逆
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
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
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爲前鋒南討拜
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
中軍司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
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
沒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

之並免官尋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
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
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
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
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
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
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
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
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

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荅曰玄謨啓明白之
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
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
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
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
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
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
恠常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
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

後相係欲其占謝傾陪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
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
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僮之日凡諸稱謂
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茹
供春膳粟漿充夏飡炮醬調秋菜白醃解冬寒
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
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徐州
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饑乃散私穀十萬斛牛
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

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徒青冀二州刺史加都
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
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旣垂
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逡巡及至
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意
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
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
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
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笏袖鎧頃之以爲左光

南史及傳卷六 十八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州
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
深子績嗣深弟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
反父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
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
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
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祿大夫

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殺人
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
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
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疑少時早與
瞻友瞻常候疑高論齊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
疑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疑言次忽問王
景文兄指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
人兄邪武帝笑稱疑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忽
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
未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爲永
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

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啓高帝曰父辱子死
王瞻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
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
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
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
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
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
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
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

玄謨時爲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也父蕤東莞太守玄載
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
於齊高帝封鄂縣子齊建元元年爲左戶尚書
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謚烈子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
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通魏遣書結玄
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
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

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荅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塗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啓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

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携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竒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延興元年爲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

帝即位懷其忠正時爲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嘆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子長瑜亦有義行永明中爲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遙阻汧隴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裡桓温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霸上戰衄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屈起布衣非籍人譽一日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

非樹竒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請吏元勳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崤滑陳師天嶮及靈威薄震重關自闢故知英筭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摧鋒直指前無彊陣爲宋方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趙石毛脩之傳弘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至顛陷爲不幸矣脩之滑臺之守有踈勒之難苟誠節在

焉所在為重。其取榮大國豈徒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之勁勇。欲以邀勝。不亦難乎。處境亡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瞻傲恨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匹夫懼矣。玄邈行已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列傳第六

南史十六

列傳第七

南史十七

李

延壽

撰

劉敬宣

劉懷肅

弟懷敬

懷慎

劉粹

族弟損

孫處

蒯思

向靖

子柳

劉鍾

虞丘進

孟懷玉

弟龍符

胡藩

劉康祖

伯父簡之

簡之弟謙之

簡之子道產

道產子延孫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晉鎮北將軍

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唯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起家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爲名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爲前鋒牢之遣敬宣襲恭敗之元顯以敬

宣爲後將軍詔議參軍三年孫恩爲亂牢之自表東討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之進平會稽遷後軍從事中郎宋武帝旣累破祆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憑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顯驕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酬荅元顯甚不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會玄遣信說牢之牢

之欲假手於玄誅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恐玄威望既成則難圖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柰驃騎何遣敬宣爲任玄旣得志害元顯廢道予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日爾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爲玄禽乃縊而死敬宣奔喪哭畢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

求救於姚興後奔慕容德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省封謀滅德推休之爲主時德司空劉軌大被任高雅之又娶軌謀泄乃相與殺軌而去會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即馳還襲封武岡縣男後拜江州刺史劉毅之少人或以雄桀許之敬宣曰此人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毅聞深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

尋知爲江州大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
自表求解武帝恩款周洽所賜莫與爲比敬宣
女嫁賜錢三百萬雜絲千匹帝方大相寵任欲
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敬宣伐蜀博士周祗諫
以爲道遠運漕難繼毛脩之家讎不雪不應以
得死爲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答
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
所未安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
黃武去成都五百里食盡遇疾疫而還爲有司

奏免官五年武帝伐慕容超除中軍諮議參軍
與兖州刺史劉藩大破超軍進圍廣固屢獻規
略盧循逼建鄴敬宣分領鮮卑獸斑突騎置陣
甚整循走仍從南討爲左衛將軍敬宣寬厚善
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
混美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
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
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宣蜀還劉毅
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無忌謂不

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猶謂武帝曰平生之
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
卓宜深慎之毅出爲荊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爲
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武帝
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後領冀州刺
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
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
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
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

旨非所敢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誕曰阿壽
故爲不負我十一年進號右軍將軍時晉宗室
司馬道賜爲敬宣參軍會武帝西征司馬休之
而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
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
之猛子取敬宣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
道秀猛子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
有投一隻芒屨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
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頤之而敗喪至武

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宋受禪國除

劉懷肅彭城人宋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仕晉爲費令及聞武帝起義棄縣來奔義熙元年爲輔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以建義功封東興縣侯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討破之江淮間羣蠻及桓氏餘黨爲亂懷肅自請討之及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

位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孝武伐元凶道存出奔義軍元凶乃殺其母以徇景和中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

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基乃斷懷敬乳而自養帝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爲速武帝曰亡姨於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書金紫光祿大

夫懷敬子真道爲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飢
帝遣揚州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哀
真道及餘杭令劉道錫有美政上嘉之各賜穀
千斛以真道爲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爲梁南秦
二州刺史十八年氏帥楊難當侵寇漢中真道
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文帝遣龍驤將軍
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度十九年方明
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等進軍大致
尅捷以真道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

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晉壽太守姜道
盛殞身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注古
文尚書行於世真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
銀諸雜寶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

懷敬弟懷慎少謹慎質直從宋武帝征討位徐
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內震肅以平廣固盧循功
封南城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爲中領軍征
虜將軍宿衛輦轂坐府內相殺免官雖名位轉
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

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永初元年以佐命
功進爵爲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
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
餘財卒謚肅侯子德願嗣大明初爲游擊將軍
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後
爲秦郡太守德願性麤率爲孝武狎侮上寵姬
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
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
擗踴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

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
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荅曰我爾日自哭
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愛狎之德願善
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
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
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
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
甚有容狀永光中爲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
敗下獄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

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
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
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竒焉以戰功參太尉軍
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達之敗沒諸將
意沮榮祖請戰愈厲上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
陷陣身被數創及帝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水
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魏軍於半城帝大饗戰
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尅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
何以過此永初中為輔國將軍追論平城功賜

爵都鄉侯榮祖為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
褊頗失士君子心卒于官懷慎弟懷默江夏內
史子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少工刀楯以軍
功封順陽縣侯歷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
得公祿悉以還官宋明帝下詔褒美亮在梁州
忽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
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斂屍弱如生謚曰剛
侯孫登弟道隆前廢帝景和中位右衛將軍封
永昌縣侯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為明帝盡

力遷左衛將軍中護軍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字道冲沛郡蕭人也家在京口初爲州從事從宋武帝平建鄴征廣固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累遷中軍諮議參軍盧循之逼京口任重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粹奉文帝鎮京口後爲江夏相族兄毅貳於武帝粹不與毅同而盡心武帝帝將謀毅衆並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軍至竭其誠力事平封灑縣男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文帝即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討謝晦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嘉之晦亦不害曠之遣還粹尋卒曠之嗣粹弟道濟位益州刺史任長史費謙等聚斂傷政害人初晉末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宗室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爲亂道濟遣軍討斬之先是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

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至者謙又抑之商旅呼嗟百姓咸欲爲亂氏奴等因聚黨爲盜及趙廣等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蜀土僑舊翕然並反奉道人程道養言是飛龍道養抱罕人也趙廣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將軍帛氏奴爲征虜將軍梁顯爲鎮北將軍奉道養圍成都道濟遣中其

參軍裴方明頻破之十年正月賊復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方明等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酬荅籤疏不異常日雖毋妻不知也二月道養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擊大敗之會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使巴東太守周籍之帥衆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籍之與方明攻郫克之方明僞驃騎將軍司馬龍伸斬之龍伸即道助也涪蜀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逃于鄴山其餘羣賊出

爲盜不絕文帝遣寧朔將軍蕭汪之討之十四
年餘黨乃平遷趙廣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
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粹族弟損
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
毅貴顯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
家毅甚畏憚每還京口未嘗敢以華儀入鎮之
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卒于家損元嘉中爲吳
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頽毀垣牆
不脩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
即令脩葺卒贈太常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
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
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
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
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字故以字行
少任氣武帝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
番縣五等侯盧循之難武帝謂季高曰此賊行
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即遣季高泛海襲番禺

拔之循父嘏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庭夫等輕舟
奔始興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嶺表
諸郡循於左里走還襲廣州季高破走之義熙
七年季高卒追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
武帝表贈交州刺史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恩
伐馬芻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
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克馬士武帝聞之即給
器仗自征妖賊常爲先登膽力過人甚見愛信

於婁縣戰箭中右目平京城定建鄴以軍功封
都鄉侯從伐廣固破盧循隨劉藩追斬徐道覆
與王鎮惡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又從伐司馬
休之自從征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錄其前
後功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
朝士與之交恩亦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
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爲司
馬後入關迎桂陽公義真沒於赫連勃勃傳國
至孫無子國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武帝
祖諱同故以小字行靖與武帝有舊從平京城
叅建武軍事進平建鄴以功封山陽縣五等侯
又從征廣固討盧循所在著績封安南縣男武
帝西伐司馬休之征關中並見任使及帝受命
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加散騎
常侍卒於官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
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
爵更以植次弟禎紹封又坐殺人國除

禎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
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
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瑑誠
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
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
之及柳爲南康郡涉義宣事敗繫建康獄屢密
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
之柳遂伏法瑑字伯玉平北將軍汪曾孫也位
淮南太守

劉鍾字世之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
劉回共居常慷慨于貧賤從宋武帝征伐盡其
心力及義旗建帝拔鍾爲郡主簿曰豫是彭城
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義隊連戰
皆捷及桓謙屯于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武
帝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山下當
有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一時奔
走後除南齊國內史封安丘縣五等侯求改葬
父祖及親屬十喪帝厚加資給從征廣固孟龍

符於陣陷沒鍾直入取其屍而反盧循逼建鄴
鍾拒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又隨劉
藩追徐道覆斬之後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去
成都二百里鍾于時脚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
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向
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
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
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兇懼攻之其勢必尅若緩
兵彼將知人虛實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

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
十二年武帝北伐鍾居守累遷右衛將軍元熙
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創其其對不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郟人也少時隨謝玄謝玄
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後從宋武帝征孫恩頻
戰有功從定建鄴除燕國內史封龍川縣五等
侯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
不可面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陽太守後隨
劉藩斬徐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

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追論討司馬
休之功進爵爲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宋武帝東伐
孫恩以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口定建鄴
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盧循逼都以戰功爲中
書諮議參軍循平封陽豐縣男位江州刺史南
中郎將卒官無子國除人
懷玉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爲武帝所知以軍
功封平昌縣五等子從伐廣固以車騎將軍加

龍驤將軍廣川太守乘勝追奔被圍見害追贈
青州刺史封臨沅縣男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少孤居喪以毀聞
太守韓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
以義烈成名州府辟不就須二弟婚冠畢乃參
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藩外兄
羅企生爲仲堪參軍藩過江陵省企生因說仲
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
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大

禍不早去後悔無及後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
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
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宋武帝起兵玄戰敗
將出奔藩扣馬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
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鞭
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
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爲多士今復見王脩
桑落之敗藩艦被燒并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
方得登岸乃還家武帝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

爲玄盡節召參鎮軍軍事從征慕容超超軍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尅趙也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尅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將拔之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爲不祥藩賀曰蒼黑者胡虜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明日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子尋除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

求東道還建鄴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爲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尅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令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徐逵之敗沒帝

怒即日於馬頭岸度江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
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
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
耳以刀頭穿岬劣容脚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
登殊死戰敗之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別軍
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此艦
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
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
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

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牛城魏騎數萬合圍藩
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參
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
男元嘉中位太子左衛率卒謚曰壯侯子隆世
嗣藩諸子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
先逆謀文帝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
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後欲奉庶
人義康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也世居京口父虔之輕財好

施位江夏相宋武帝西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軌襲殺虔之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康祖便弓馬膂力絕人以浮蕩捕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踰牆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日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前後屢被糾劾文帝以勲臣子每原貸之後襲封拜貞外郎再坐捕戲免官孝武

爲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既被委任折節自脩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親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祖搃統爲前驅次新蔡攻破魏軍去懸瓠四十里太武燒營而還轉左軍將軍文帝欲大舉北侵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南平王鑠在壽陽上慮爲魏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回

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魏永昌王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有八千人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爲三且休且戰康祖率厲將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太半流血沒踝矢中頭而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免者裁數十人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贈益州刺史謚曰壯

康祖伯父簡之有志幹爲宋武帝所知帝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會有客簡之悟其意謂虔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旣不得語汝可試往見之及虔之至武帝已尅京口虔之即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衆以赴之位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位廣州刺史太中大夫簡之子道產初爲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五等侯元嘉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

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卒于官謚曰襄侯道產澤被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線經號哭追送至于沔口長子延孫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射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又出爲南徐州刺史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爲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

三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赴討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齋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建鄴復遣幼文受

沈慶之節度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
準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爲侍
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延孫病不任拜赴卒贈
司徒給班劔二十人有司奏謚忠穆詔改爲文
穆子質嗣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
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
之任遂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
之有厚薄將別有以乎劉懷肅劉懷慎劉粹孫
處蒯恩向靖劉鍾虞丘進孟懷玉孟龍符胡藩
等或階緣恩舊一其心力或攀附風雲奮其鱗
羽或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詩云無德不報其
言信矣康祖門奉興王早裂封壤受委疆場赴
蹈爲期道產樹績漢南歷年踰十遺風餘烈有
足稱焉覽其行事可謂異迹均美延孫隆名盛
寵擇而後授遂以腹心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
其過也

其處也... 其辭為實其... 言計矣... 南史十七

列傳第八 南史十八

延壽 大喜撰

突簡曰趙倫之 子伯符

蕭思話 子惠開 惠明 惠基 惠休 惠開從孫琛

入間世事 介子允 嚴族叔未甄 熹子質

軍倫之 臧熹 玄孫嚴 熹弟熹 熹子質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宋孝穆皇后之弟也

幼孤貧事母以孝稱宋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

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

萬曆十八年刊

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
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
縣侯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領軍將
軍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澀於
人間世事多所不解久居方伯公私富貴入爲
護軍資力不稱以爲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
笑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
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
載酒肴詣泰五年卒謚元侯子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爲寧遠將軍摠領義徒
以居宮城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輒身貫甲冑助
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
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畏懼如與虎狼居而劫
盜遠迸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
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
此始統領焉後爲丹陽尹在郡嚴酷曹局不復
堪命或委叛被錄投水而死典筆吏取筆失旨
頓與五十鞭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

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離
婚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勗齊受
禪國除

蕭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
字君流歷徐兗二州刺史永明元年卒贈前將
軍思話十歲許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鞞鼓
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
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後襲爵封陽縣
侯元嘉中爲青州刺史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

黨謀爲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
年魏軍大至乃棄鎮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
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
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
其不祥乎旣而被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
失和氏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
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收侵地置戍
葭萌水思話遷鎮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也過
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少府爲益州刺史法護

委鎮之罪爲府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
任一方命言法護病卒文帝使思話上定漢中
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
史南蠻校尉文帝賜以弓琴手敕曰前得此琴
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
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
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
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
間意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徵爲

吏部尚書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
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於閭里何憂
無人使邪未拜遷護軍將軍是時魏攻懸瓠文
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思話固諫不從魏軍
退即代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
爲圍碭碭城不拔退師歷下爲江夏王義恭所
奏免官元凶殺立以爲徐兗二州刺史即起義
以應孝武孝武即位徵爲尚書左僕射固辭改
爲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劫掠二

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後拜郢州刺史加
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侯
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
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
才好士人多歸之

長子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
服簡素初為秘書郎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
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
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

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孝建元
年為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推積射將軍徐
冲之事偃任遇甚隆怒使門下推彈惠開乃上
表解職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之思
話素恭謹與惠開不同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
解表歎曰兒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
二百尋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
佛凡為父起四寺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
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

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甚多若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襲封封陽縣侯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名再遷御史中丞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眼額已自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憚之後拜益州

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爲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啓云吉爲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敘述聞其言者皆以爲大功可立才疎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臥虎明識過人嘗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明帝即位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曰

吾荷世祖之眷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蜀人素怨惠開嚴及是所遣兵皆不得前晉原郡及諸郡悉應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悉皆遣出子勛尋敗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速達遏留惠基惠基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明帝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獎說蜀人

處處蜂起惠開乃啓陳情事遣宋寧太守蕭惠訓州別駕費欣業分兵並進大破之禽寶首送之惠開至都明帝問其故侍衛左右莫不悚然側目惠開舉動自若從容荅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臣不亂非臣不平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爲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廐中凡有馬六十疋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如是惠開還資二千餘萬悉散施道俗一無所留後

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
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
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
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勒部下蔡
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荅惠開素嚴部下莫敢
違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事力二三
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荅者尋除少府加給
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
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

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剷除別種白楊每謂
人曰人生不得行曾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
病嘔血吐物如肺肝者卒子睿嗣齊受禪國除
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至益州遂不相見
與同產弟惠明亦致嫌隙云

惠明其次弟也亦有時譽泰始初爲吳興太守
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
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
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

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子眎素梁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中從事性靜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爲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

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即齊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文貞先生惠明弟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歷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奕碁齊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高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高帝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後爲長兼侍中袁粲劉彥節起兵之夕高帝以彥節是惠基妹

夫惠基時直在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
安靜不與彥節相知由是益加恩信任齊爲都
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
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
私覲焉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
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
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
已當時能基人琅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
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

戲遲巧於鬪基宋文帝時年玄保爲會稽帝遣
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置局圍還於帝前覆之
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
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
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
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及抗思莊並至給事中
永明中敕使抗品基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
事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
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

廷稱爲善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洽字宏稱
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
善屬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更
數千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
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累遷臨海太守爲政
清平不尚威猛人俗便之後拜司徒左長史敕
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於官文集二十卷行
於世

惠基弟惠休齊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

奉傾資上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
故當不復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後封建安縣子
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爲尚書右僕射吳興
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
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平望帝令服
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同桂陽
賊齊高帝赦之後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
州事坐法免官惠朗弟惠禧仕齊左戶尚書子
介

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
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
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
興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
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
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
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應對左右多
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
先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

疾致仕帝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
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
入壽陽帝勅助防韋黯納之介聞而上表極諫
極言不可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
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
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摠延
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
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
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

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其子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醞籍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陳永定中，侯安都

爲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宣帝即位，爲黃門侍郎。晉安王爲南豫州，以爲長史。時王尚少，未親人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爲光祿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鎮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子徵脩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爲列曹，何爲方辛苦蕃外？」荅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榮勢如此。」至德中，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

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以敘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爲人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尋拜光祿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時南士至長安者例皆授官允與尚書僕射謝朏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賜帛尋卒年八十四

弟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

爲荊州刺史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頤爲衡州刺史乃往依焉頤遷廣州病死于紇領其衆引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踈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行義亦何憂乎

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引在識一年而器械克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

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徂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旨遣兄弟爲質後主即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爲黃門侍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

家子德言最知名引弟彤位太子中庶子南康

王長史

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也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
訓齊末爲巴東相梁武帝起兵齊和帝於荊州
即位惠訓與巴西太守魯休烈並以郡相抗惠
訓使子瓚據上明建康城平始歸降武帝宥之
以爲太中大夫卒官琛少明悟有才辯數歲時
從伯惠開見而竒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起家
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

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
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時爲丹陽尹辟爲
主簿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北使還爲
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讌之
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
容受勸琛荅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
者皆悅服彪乃受琛酒累遷尚書左丞時齊明
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
密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今時郎官位卑親主

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
是以古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
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
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
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悉停宋元嘉
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
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
習自奉勅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
皆無不人懷慙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爲儀
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
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東
昏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據周頌烈文閔
予皆爲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梁武在西邸
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爲御史中丞天監九年累
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爲宣城太守有北
僧南渡唯齋一瓢廬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
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
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

隸非篆琛甚祕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宮後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頻莅大郡不事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歷左戶度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讌接琛以舊恩嘗

犯武帝偏諱帝歛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琛即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呼琛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筵中陽夙忝同閑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荅曰雖云早契闕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

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自解竈事畢餘餽必陶然致醉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謚曰平子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言子遊位少府卿遊子密字士幾幼聰敏博學有文詞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太元

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爲助教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毋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宫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

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
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
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
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
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
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
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
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
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
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
以毀瘠著稱宋武帝義旗建參右將軍何無忌
軍事隨府轉鎮南參軍武帝鎮京口參軍中軍
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亭
侯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
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
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
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

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
廢興於古典脩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
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
壇去壇爲墀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
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
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
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
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

祧則有壇墀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
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
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
禮有以多爲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
流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
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
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
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廟亦非
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秦始皇建廟從王氏議以

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于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旣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于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旣足太廟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洪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

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
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
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
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
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
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
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
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
詳群言錯謬非臣淺識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
燾議竟未施行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
顯而彌自冲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奉祿
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事拜光祿大夫加金
章紫綬卒少帝贈左光祿大夫長子邃宜都太
守邃子凝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爲
異常交年少時與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文
帝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
其語次上因回與語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
大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政盡所懷上與往復

十餘反疑之辭韻詮序上甚賞焉後爲尚書左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疑之子寅字士若事在沈攸之傳寅弟稜後軍參軍稜子嚴

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手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途作屯遊賦又作七筭辭並典麗性孤介未嘗造請梁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累遷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猶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

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義陽武寧郡守郡介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郡蠻悅服後卒於鎮南諮議參軍文集十卷嚴族叔未甄燾曾孫也父潭左戶尚書未甄有才幹少爲外兄汝南周顥所知仕梁爲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歷廷尉卿江夏太守卒子盾

盾字宣卿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曰此生王佐才也爲尚書中兵郎美風姿善容止每趨奏梁武帝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盾有孝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瘁家人不識武帝累敕抑譬後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強甚稱職中大通五年帝幸同泰

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衆皆駭散唯盾與散騎侍郎裴之禮巍然自若帝甚嘉焉大同二年爲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揆繁職事甚理先是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至是盾復繼之後卒於領軍將軍謚曰忠

盾弟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

車宣化凶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
嚴百姓謂之臧彪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
於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
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悉以付厥辯斷精明咸得
其理卒後有搨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
臧厥旣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
書三公郎

熹字義和熹之弟也與熹並好經學隆安初兵
起熹乃習騎射志立功名嘗與溧陽令阮崇獵

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而倒從宋
武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便使熹入宮
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
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
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
曰聊以戲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參武
帝車騎中軍軍事武帝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
熹贊成其行武帝遣朱齡石統大眾入蜀命熹
竒兵出中水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

遣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
鼻熹至牛脾撫之敗走追斬之成都平熹遇疾
卒於蜀追贈光祿勳

子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戲長六
尺七寸出面露口頰頂拳髮初爲世子中兵參
軍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
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
中相輕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後爲江夏王義
恭撫軍參軍以輕薄無檢爲文帝所嫌徙給事

中會稽長公主每爲之言乃出爲建平太守甚
得蠻楚心歷竟陵內史巴東建平三郡太守吏
人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文史尺
牘便敏有氣幹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以爲徐
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在鎮奢陵爵命無章爲有
司所糾遇赦與范畢徐湛之等厚善畢謀反量
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爲義興太守二十七年
遷南譙王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內史未之職會
魏太武帝圍汝南成王陳憲固守告急文帝遣

質輕往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後太
武率大衆數十萬劫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北
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
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
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太武書
云爾不聞童謡言曰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
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
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
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

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
直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
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時魏地
童謡曰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
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答書引之
太武大怒乃作鐵牀於上施鐵鑿破城得質當
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
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鉤車鉤垣樓城內
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

盛人懸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頽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自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上嘉質功以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質率見力向潼關質頓兵不肯時發又顧戀嬖妾棄軍營壘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紕上不問元凶弒立以質爲丹陽尹質家遣門生師顛報質具言

文帝崩問質使告司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時質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卽日舉兵馳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孝武卽位加質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使質自白下步上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庭生擒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孝武自

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爲兄弟而年近大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空然時義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計不行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孝武質因此密信說誘陳

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質文爲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竺超人等咸有富貴情願又勸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吏譬說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卽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席卷叛瑜弟弘爲質府佐孝武馳使報質誅弘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馳報義宣孝武遣撫軍將軍柳元景

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屯梁山洲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元景檄書宣告而義宣亦相次至江夏王義恭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大略也義宣將從之義宣客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湛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

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乃大潰質求義宣欲計事密已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入南湖摘蓮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沈於水出鼻軍士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腹胃纏縈水草隊主裘應斬質傳首建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漆其頭藏于武庫詔可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接風雲之會言親則在趙爲密論望則於蕭爲重古人

云人能弘道。蓋此之謂乎。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驗於山川。有驗於此。臧氏文義之美。傳于累代。含文以致。誅滅好亂之所致乎。

列傳第八

南史十八

